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陪六

僧行篇第五

唐 譯 道 宣 集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  
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

語六

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

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  
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  
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宏隆屹百  
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  
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  
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  
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  
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

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

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  
罔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  
雷同荷胃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  
亡上聖之徒悼凶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  
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  
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  
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糾舉背烹鮮之格言收  
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  
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  
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  
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  
暢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誅

并序

後秦釋肇羅什誅

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

并序

釋慧琳竺道生誄

謝靈運釋曇隆誄

謝靈運釋慧遠誄

張暢若耶山釋法敬誄

陪六

南齊釋慧琳釋玄運誄

裴子野律師釋智稱誄

虞羲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徒詔

元魏孝文襄崇諸僧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設會論

北齊文宣沙汰釋李詔

并答

梁簡文弔道澄法師亡書

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原本缺文

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釋智林與汝南周顥書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王曼穎與皎法師書

并答

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劉之遴弔震兄李敬朏書

劉之遴弔京僧正亡書

劉孝標金華山山栖志

陳釋真觀與徐僕射書

暨六三

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諫武帝上沙汰表

戴達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北齊戴先

生

隋內史薛道衡弔延法師亡書

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答

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令議沙門敬三大詔并百官駁議表

啓狀等及詔所親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諸僧誅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誅

并序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岳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入封

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岷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條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

綿綿終古 曉曠玄路 妙緣莫叩 長寐靡寤  
生滅紛紜 動息舛互 相驅百世 季葉彌蠹  
水溺塵勞孰知其故

其一

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今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組維頽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

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大明融朗 幽夜乃曉 滅有歸空 除闇即暾道洽無方 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

其二

超哉法師 道性自然 一心絕俗 祇誠重玄研微神鋒 妙悟無間 塵之所著 在至斯捐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壞然而闕情期於欣憾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其三

遼遼清雅 肅肅貞韻 汪汪其冲 蘒疊其進和而有慨 異而不峻 淳心獨得 標想千仞虛以應物 無來不順

其四

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 開道玄肆 肇闢靈扉  
位制冥極 剖析幽微 忘懷善絕 穆然靡違  
會通群方 總之所歸 遷抗頽綱 蘭固法闡  
緒此妙慧 乃播神威

其五

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 閑遠易一 華紛難泯  
公乃慨然 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 構室林巔  
擯拭外緣 潛精內敏 麋筌不服 無微不盡

其六

蔚矣崑嶺 崩阜丘墟 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  
庭蔭蕭條 階繞清渠 翳然其遠 肅爾其虛  
眇眇玄風 惆惄僧徒 味道閑室 寂焉神居  
心隨道親 情與俗踈

其七

陪六

六

一五一四七三

道固無孤 德必有隣 淵清引映 業勝懷人  
晞風宗玄 自遠來賓 亦有襟期 時來問津  
湛湛先窮 日日王神 林壤有謝 道心常新

其八

聖逝言絕 賢表義乖 翳翳末運 玄化將頽  
澹矣夫子 道俗歸懷 庶享遐年 振此落維  
如何不弔 奠世永辭 儀景長歸 逝矣不追  
有識深慟 含情同悲 嘴呼哀哉

其九

推著綢繆 聚淹信宿 闋宴清宇 藉卉幽谷  
或濯素瀨 爰憇翠竹 屢興名辰 汎觴掇菊  
梨柚薦甘 蒲筍爲肴 賦詩詠言 怡然偕足  
眷懷茲遊 想之在目 傷哉斯遇 千載無復  
踐舊舊襟 賞情悲哭 嘴呼哀哉

其十

七八一

龍藏

有必之無 始則歸卒 達人妙觀 千齡一日  
昧者或應 橫爲凶吉 邇矣法師 凤反玄室  
累劫之勤 不速而疾 庶邁冥緣 終會靈術  
妙斤弗運 寅深喪質 情在未冥 慘爲自失  
寄懷毫素 徵風載述 嘴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  
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  
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  
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  
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  
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  
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  
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

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  
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喂螺歸仁于斯  
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  
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  
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  
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  
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  
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  
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曠和之出  
搏桑融洽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窮名  
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  
不虛唱斯乃法鼓重震於闔浮梵輪再轉於  
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

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  
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  
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  
臣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  
墮六  
晝昏迷駕九迴神闢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  
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  
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  
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  
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  
襁褓俊遠髫齡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  
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  
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

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  
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愔沖懷惟妙惟真  
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  
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

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  
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  
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  
統斯群有紐茲頹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  
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沖帝鄉  
陪六  
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冥憇  
天路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  
而無不爲擁網遐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釣

客旅上擣 愉愉善誘 肅肅風馳 道能易俗  
化能時移 奈何昊天 催此靈規 至真既往  
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 悲慟靈祇 呴呼哀哉  
公之云亡 時唯百六 道匠韜斤 梵輪摧軸  
朝陽頽景 琿岳顛覆 宇宙晝昏 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 誰撫誰育 普天悲感 我增摧劙  
嗚呼哀哉 昔吾一時 曾遊仁川 遵其餘波  
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 鑄之彌堅 路日絕塵  
思加數年 微情未叙 已隨化遷 如可贖兮  
貿之以千 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 惟身惟人  
靡凭靡緣 馳懷罔極 情悲昊天 呴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  
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

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  
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  
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狀人  
流就閑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  
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  
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  
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  
趾神疆丹墀之闊夙判況乃桑門矯拂之跡  
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  
翦落夷契群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携手  
唐  
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  
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  
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十索居之遇遂成梁高  
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  
骨曾丘嗴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  
遭閔凶宗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  
三五聰韻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  
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  
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

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十巖壁來不漂足去不

絕翮頽頷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淳波爾能即

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  
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  
既離逖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  
和運同蔭共憇寒灰弗煙落葉離綴聊願莫  
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  
玄冬淒冽江滌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命  
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即盡寂寂哀號孤旅  
如薄均化無襄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

曉

土

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  
情飄颻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  
極心所存兮膈臆閼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宵以長匿苟來緣  
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  
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  
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  
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携就法汰法師改服從  
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  
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  
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

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祖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贊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貴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群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群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憮有識欽承厭是鉤牘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轍改軫芟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离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辟聽咸播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誼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夏逸篁藪遁思泉源無閑川阜庶乘閑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鴻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熟在隱倫各從泓泝怒是長乖異

成永互嗚呼哀哉遡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  
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茲月信習  
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覲惻高座之虛聞歎  
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  
喪矣  
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夭可  
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  
不患其躡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  
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  
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  
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  
鬚辯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

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  
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  
之臨卽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  
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  
三界迴沉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  
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  
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  
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閨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  
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湘南  
遜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  
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  
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  
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  
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

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  
挹迴澗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  
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  
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吝澡垢日忘  
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

詩六

集何緣晚節罹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閻音塵  
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  
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  
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 俯探理類 採聲知律 拔茅覩彙  
物以靈異 人以智貴 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  
爰初在稚 慧心夙察 吐翕芳華 懷抱日月  
如彼蘭苑 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 雲披光發  
求名約身 規操束已 儂或愚世 曾未近似

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 故是歡慰 程鄭趙李  
家畜金繒 才練藝技 驚首揮霍 繁絃綺靡  
酒娛調促 意妍服侈 朝迫景曛 夕忌星徙  
悠悠白日 凄淒良夜 年往歡流 祝來精舍  
苦樂環迴 終卒代謝 奢而更適 生速名借  
誰能易奪 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 善惡參差  
即心有限 在理莫規 試覈衆肆 庶獲所窺  
道家躡近 群流缺遠 假名恒誰 傍義豈友  
獨有兼忘 因心則善 傷物沉迷 羨彼驅遣

變服京師

振錫廬頂 長別榮冀 永息幽嶺

含華襲素 去繁就省 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  
昏之視明 即愚成絕 智之秉情 對理斯涅  
客既弗祛 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 爲爾苦節  
節苦在已 利貞存彼 以明闇逝 以慈累徒  
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 發軫情違 終然理是

昇鵠携妻 荷絛見子 雜黍接人 行歌通已

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 始見法師 獨絕神理

形壽易盡 然諾難判 乘心即化 棄身靡歎  
懷道彌厲 景命已晏 粽物辭山 終息旅館  
嗚呼哀哉 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 菩提同施

漆園所曉 委骸空野 豈異豈矯 幸有遺餘  
聊給蟲鳥 嘴呼哀哉 緬念生平 同幽共深  
相率經始 偕是登臨 開石通澗 剔柯疏林  
遠眺重疊 近矚嶇巒 事寡地閑 尋微探蹟  
何句不研 奚疑弗析 忐舒軸卷 藏拔紙襞  
問來答往 俾日餘夕 泪溺耦耕 夷齊共薇  
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 聞凶懲悲  
孰云不痛 零淚霑衣 嘴呼哀哉 行冬節移  
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 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  
思深情倍 俯謝常人 仰愧無待 嘴呼哀哉

### 廬山慧遠法師誄

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  
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于  
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

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  
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  
山之喂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  
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  
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  
庚午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  
壬午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是寄  
體靜息動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  
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

學不闕牖 鑒不出戶 粿糓雖御 獨爲萐楚  
朗朗高堂 肅肅法庭 既嚴既靜 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 優游儀形 廣演慈悲 饒益衆生  
堂堂其器 豐豐其資 鬚角味道 醉親隨師  
供養三寶 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 仁德怡怡  
於焉問道 四海承風 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  
令聲續振 五濁暫降 弘道讚揚 彌虛彌沖  
十六王子 稚童先覺 公之出家 年未志學  
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 如彼瓊瑤 既磨既琢  
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 輯來胥宇 靈寺奚立

舊望研幾 新學時習 公之易之 輽和載輯  
乃修什公 宗望交泰 乃延禪衆 親承三昧  
衆美含流 可上可大 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  
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 日月沉晦 三光寢晰  
衆麗摧柯 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 微風永滅

集

七

嗚呼哀哉 生盡沖素 死增傷悽 單槩土櫟  
示同斂骸 人天感悴 帝釋慟懷 習習遺風  
依依餘淒 悲夫法師 終然是栖 室無停響  
途有廣蹊 嘴呼哀哉 端木喪足 哀直六年  
仰慕洙泗 俯憚巢笙 今子門徒 實同斯艱  
晨掃虛房 夕泣空山 嘴呼法師 何時復還  
風嘯竹栢 雲靄巖峯 川壑如泣 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 志願歸依 山川路邈 心往形違  
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 安養有寄 閭浮無希  
嗚呼哀哉

若耶山法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  
故晦寶停璞導兼車以出魏鸞逸雲緒豈增  
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

民無悶高獨吾每宣書夙流照爛故已跂予  
感詠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絕  
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憇駕廬山年始勝髮緬  
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忘家入法  
時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

許也遂乃登絕澗首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  
身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胤業集素  
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  
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右遂扣途  
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  
亡遠公沉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  
歸身唯風停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  
謝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  
員矣徵士戴顥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

曉

十八

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會  
友西河方浪東山已墮風雲既盡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 歌鳳伊洛 逸路翔雲 高軒鳴鶴  
靈源世流 幽人代作 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

結轍承風 遵途襲問 緯玉則溫 經金斯振  
歲學兩幼 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 其秀唯起  
鋒穎萬代 風標千里 情愛相輕 家國如草  
達矣哲人 獨肆玄寶 總駕七覺 飛鞍八道  
三江多靜 湛勝廬山 地去萬物 軌迹停玄  
遼遼清慧 結宇承煙 前驅群有 首路人天  
吾生製融 集彼清風 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  
白日春上 素月秋中 方寸無底 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 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 神道領袖  
若人對響 承車即轍 沙漠纖寒 長風負雪

投杖冰霜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  
莊衿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匈地既滿願惟糟魄移此無生悽居樹席  
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  
智虛千情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  
拾六  
羅什就古慧遠去今匠石何運伯牙罷音  
殷憂逃遁昔還爾心東巖解迹削景若耶  
早帳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  
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  
四諦歸想三乘總路生滅在法諸行難常  
哲人新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  
嗚呼哀哉昔余丸髮早謙清襟送志非歲  
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  
身素孤天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徒病

高榭東山明月途靜白雲路闊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予戴侯夙居涼峻佇館伊人  
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弄  
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  
秋朝霜露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猿將思  
旅鴈聲時廣開性品無情者誰連臺成草  
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  
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子心之悄悄雖  
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北隱於新切長思以

歡悲諒從橫於言表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  
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

寓于燉煌幼稟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  
開之德真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擴俗纏超  
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之絕  
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  
施無得而稱者陪六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

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  
歸遍于轍跡帝后諸貳之尊蕃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  
貴賤舛其顧盼夷整淵深不以寒暑品其懷  
抱所以總綜像末崇振頽流者法師其人矣

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  
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  
六十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詢魂慕題  
往迹行寔浮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

法燈不曜慧日龐光朽宅燔什炎火浮揚

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廓遼空劫誰計

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踈寔資命世  
目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  
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

疵厭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

韶年植節卯歲從師承規檢敬肅範儀威

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問窮理夏

前隱用昭陪六往疑斯鏡丘侯功倍思高業盛

爰洎中歲綽奧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

二十

乘衢若夷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

右河振聞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

提獎諮詢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輶餐赴兼捨纘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禪  
寧賤傲色匪貴渝顏湛滋懿慶均彼藉蘭

教之所洽 晦識斯明智之所誘 務以心成  
接昏茂貨 摭迷諒情 靠微請要 莫不咸亨  
險路恒遠 開引有極 生滅相揮 念念匪息  
徂年寡留 西光遽逼 雲變豈停 將運淨域  
嗚呼哀哉 體深病苦 慮達四疾 針石醫巫  
分劑貶失 端情法旅 正想慈律 不捨界勤  
誓拯群物 嘴呼哀哉 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  
同悲素林 寂然中夜 談人助善 瞻天儼駕  
即彼紺宮 去此塵舍 嘴呼哀哉

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邇挨崇臺之嚴  
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  
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嘴呼哀  
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誄并序

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  
滄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芸靈因於上葉感  
慧性於闇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  
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沉漸人  
群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  
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  
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  
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  
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  
隋文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  
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  
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  
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  
公言歸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

家於玉聖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  
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  
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  
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心者迹  
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

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  
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  
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  
頓轡洗心以爲已任於是曳錫踽步千里遊  
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澧浦  
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  
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  
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  
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

贊

二十三

一五·一四七三

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聞溫故翰起東  
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旋爰及還  
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  
捨梯稗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  
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  
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  
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  
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  
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  
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加迅棟  
宇騎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  
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  
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  
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

七九五

龍藏

感峻阻隱復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冒懷故能使反戶之南轡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實主法師笑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達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固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不遷徙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不忤色虛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踈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

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蹙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慍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感染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爐峯寺玄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

俱

主五

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駁馬生郊羽

檄日至躬擐甲冑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群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

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爐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

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

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北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

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迕見災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爲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群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氛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

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群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爲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群魔乃止久之復隨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義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爲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

鳥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爐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即化鳥亦永逝矣唯法師宿藉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岀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也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孫撝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

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五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乏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第四叔超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第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第即長疏不歟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

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

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心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闡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恍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杓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

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於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鴉鵲鵠鴿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覽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爲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詢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

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子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覽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届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志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

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咷羅一云毗咷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敷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目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今

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唐六

三十一  
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

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妓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

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妓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妓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聲徹外眼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

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閼不下飲彭  
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  
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  
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  
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切見

獎

三十二

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  
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  
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  
已轉惡與令法師素踈不堪相見病既稍增  
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

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  
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  
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瑠璃清淨冕  
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  
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  
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  
彼天上得波利麁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  
問何意將麁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  
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

獎六

三十三

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  
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  
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  
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  
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  
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

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  
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  
伎樂鬧入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宥汗瓜切讓多朗切謫直言也誅誰也魯猥切朏普沒絇  
居登切蠶當故切蘋蘇各切菜喂累喂鳥嶺每切  
大烹魯每切蠶食木蟲總名切木強褓襁房兩博  
螺魯每切蠶當故切蘋蘇各切菜喂累喂鳥嶺每切  
浩山冬各切張附俱切袖木強褓襁房兩博  
小兒也切張連切難離女六切醫許臻  
夫也切張行不進貌傷也切醫